

欽定三國志

魏

卷四
之六

魏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齊王芳高貴鄉公髦陳留王奐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

莫有知其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爲齊

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爲皇太子是日

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

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熒熒在疚靡所

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

元輔摠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勗乃心稱
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
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

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土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

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
枯痺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
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
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汗之
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
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
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
非此山草木之皮泉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
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
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
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
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

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
者尙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卽用魏
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又東
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
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
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
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續
其毛織以爲布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

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
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
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
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
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

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

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

司馬宣王率衆拒之

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

騭寇相中琮已被走而樊圍急宣王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劉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

御之此爲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軍今疆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

將軍王凌爲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旣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

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
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
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
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
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
蝕之五月癸巳講尙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
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
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
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

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

臣松之以爲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

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作謀逆而許褚心動忠義之至遠同於日磳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己酉復秦

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

爲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

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

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

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

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

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母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
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
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
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
無謂其悉遣爲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

臣松

之案帝初卽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爲良人既有
此詔則宜遂爲永制七八年間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
十奴婢及癯疾殘病並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 己酉詔曰吾乃當以

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
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

聞乃搃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
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
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
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相中斬獲數
千祖中民吏萬餘家渡河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
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河南留民河
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
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
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河水三萬人與河內諸軍相持
萬人陸鈔相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
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晚弱寡能英才大賢不
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
爲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爲池舟楫爲用利則陸鈔不利
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
數年以來大攻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
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
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

疆當今宜損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
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
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脩民一陵
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
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
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
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
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
爲平陽郡秋七月尙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
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
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
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
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

嗟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敬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磐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

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父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
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
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
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
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

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

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

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
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尙

書丁謚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
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
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

孔衍漢魏春秋
日詔使太常王

肅冊命太傅爲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
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
憑賴天威摧弊姦凶贖罪爲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
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
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
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况當臣身而不
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
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
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
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

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

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凌爲太尉庚子以
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以
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
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
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
尙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爲
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
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
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爲
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爲撫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爲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爲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

漢晉

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冬十一月詔征

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征

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

利而還

漢晉春秋曰母丘儉王和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

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爲監軍統諸軍惟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

况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

太尉司馬孚拒之

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

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一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

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

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至隴西界

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爲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母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

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闕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援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爲所執略往歲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闕闞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諡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

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

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

州姜維劫之脩不爲屈劉禪以爲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爲禪左右所遇事輒不

克故殺禕焉臣松之以爲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爲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旣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爲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

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母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

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刃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

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龔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
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
臣以太常夏侯玄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
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
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
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

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

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鳴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旣誅卽出允爲鎮北將軍未

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徒樂浪追殺
之允此秋不得故爲領軍而建此謀
甲戌太后令曰

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幾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
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
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
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

于齊以避皇位

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
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

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
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
代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
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
爲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
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冲行
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
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繁

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
寧太僕臣闕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頽昌侯臣曾河南
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
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
將軍昌武亭侯臣虞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
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
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顓臣鄴
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
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
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
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鈐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
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勲烈光被
六合皇帝卽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
寵沈漫女色廢損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
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爲亂
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
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爲讌笑
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
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
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狐景阿華勳

日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勲數譏毀景
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志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
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
爾優裸袒爲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爲陛下計
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
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爲皇后太
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
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
太后遭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
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
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
誰能柰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馮婉帝恚望
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
處啼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
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官
携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
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
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
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
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

節恭孝彌顯凶德浸盛臣等憂懼恐覆天下危墜社稷
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
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
僕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
以聞

奏可 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
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

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
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
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
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
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
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
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
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
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
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
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
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

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
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
日我自欲以
璽綬手授之

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

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爲明

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

擇支子之賢者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尙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郟縣高貴鄉公少好學風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

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
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儉者
請曰議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
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爲遂步至
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
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儻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

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

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
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贊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
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

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
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
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
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
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
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
平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
度及罷尙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
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

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
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
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
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

尉斬儉傳首京都

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臣松之檢諸書都無

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頌皆晉之令史璠頌出爲官長溥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以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頌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

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
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

儉欽所註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
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
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
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
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
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
將軍胡遵爲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
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
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

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
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尙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
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
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
洸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
冤冤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
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
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
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
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

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

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頴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

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積高祖拔起隴亂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萬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顛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

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餘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光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勲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顛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泥讒慝不德於民澆盭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

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
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
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
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
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
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
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
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
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
宣陛下旣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
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
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
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
闕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夏四月庚戌賜大將
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
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
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

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

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
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
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
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
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
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
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
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尙書帝問曰
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

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子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子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尙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

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
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
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
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
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旣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
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
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
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
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
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

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

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亂末流

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詰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子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煜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煜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弟顛覆厥度羣公受子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烝嘗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謀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五月鄴及上谷並言

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爲司徒尙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立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

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道尙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道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誣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

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
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
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
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
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
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
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
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
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

豐厚

臣松之以爲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彌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

才受賞足以醜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於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

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尙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

光示遠近以殊忠義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二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摠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

擄獲欲切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

孫瓚逸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

孫綸使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

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

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逆竄得出

音卽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矢交流余

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佞造爲凶逆

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

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

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血俱下賊見其義烈

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

表余行狀并脩祭醮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荊州復辛

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爲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

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

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

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
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
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
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
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旣備加以

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大尉華歆表曰臣聞勸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

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
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
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
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王文王
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厠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
文王猶疑而鳩之卒鄭立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
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
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
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以爲更
以此驗知應爲叟也臣松之以爲邕謂更爲叟誠爲有
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

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

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

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
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

惡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正峻薨冬十月丙

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
爲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
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

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尙書王

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於是人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爲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佃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佃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

下帝自用劔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爲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尙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兩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劔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劔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

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
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今日吾以不德遭家不

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爲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
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
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
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卽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
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
其尙幼謂當改心爲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
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
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
爲弑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

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

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

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爲晉中護軍

尙書

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爲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卽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自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爲前鋒所害此兒旣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尙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

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
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
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
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
襄王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
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
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
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爲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
從之

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漣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旄百姓相聚而觀

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爲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爲王禮葬乎斯

蓋惡之過言所謂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不如是之甚者

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

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卽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

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卽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殪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尙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

不得便爲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

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驚鐵於長安得見

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擢爲尙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六月癸丑詔曰

古者人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爲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尙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爲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爲禮莫崇

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
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
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
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
議以爲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
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
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
所以辨章公制宜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
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
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

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

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

首尾蹶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酉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

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

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

司徒尙書左僕射荀顛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

十郡并前二十

漢晉春秋曰晉公旣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

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顛之重丁亥封劉禪

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

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

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

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

藏于相國府

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

初自平蜀

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犄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

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
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
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
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部曲將癸卯以
衛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
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歛無極
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
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
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
郡聞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

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
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
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
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諸軍事
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
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
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
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
旣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
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

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
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
勲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
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
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
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
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
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
閭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趾僞
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

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
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僞將施
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
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
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
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始知順附和同
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
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
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
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

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臈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

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
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
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
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織珍歡以效
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
願也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
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
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
設鍾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
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

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摠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

時年二十

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魏志卷四

魏志卷四考證

齊王

芳

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凌爲車騎將

軍○己酉監本作己卯

臣龍官

按本月有辛丑不得

有己卯據王凌傳芍陂之戰凌率諸軍爭塘力戰連日賊退卽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是以從作己酉本

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真監本誤作直今改正

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注先鍾繇而後荀攸○文類作先鍾華華蓋謂歆也

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曰○臣浩按

孔又字元儁見後倉慈傳注中下文晏又咸因闕以進規諫謂何晏及又也此晏字疑衍

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臣明楷按

陳泰正始中爲并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未嘗典新城何有與王基同破吳之事或作州泰鄧艾傳中州泰注云宣王擢爲新城太守是其人與不利而還注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并力討恪

○臣浩按東軍之敗與并州無涉注中所引明是二

事宋本作并力討胡則恪字爲胡字之譌也

道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注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
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何焯曰繁當作毓鍾
毓也本傳可攷褒當作表鄭表也時爲少府

高貴鄉公

髦

乙丑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

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
○何焯曰按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是戊辰
之訛

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
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何焯曰
戊辰不應在辛未後殆傳錄者倒其文耳

乙巳沛王林薨注后相殆滅○太平御覽殆作殄

又注舊章不愆○各本作不行

臣良裘

按此蓋本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之意作不行于文義未順何焯校
本亦曰行疑作愆今改正

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太平御覽作似山
出內雲氣

至于折中裁之聖思○太平御覽折中上有文質二字
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注文王弟屯騎校尉伯入遇帝於
東止車門○弟監本訛作第今改正

散騎常侍王業注國語曰業武陵人○何焯曰國語當

作世語

陳留王

與

準之義類則晏覲之族也○何焯曰禮文王

世子篇曰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又曰公族朝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所謂燕覲之族按此則宴當作燕後世宴燕字通用故耳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各本俱誤以五年爲紀年之五年

臣明楷

按景元四年十一

月巴蜀平十二月加鄧艾鍾會等爵並非隔年之事蓋此復除租賦之半五年卽如文帝黃初二年注中

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之意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監本作壬辰臣

龍官

按前乙卯後甲子中間不應有壬辰作壬戌爲是今據何焯校本改正

陳留王恭己南面輔宰執政○元本作宰輔執政太平御覽文類同

魏志卷四考證

魏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閻喜裴松之注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媿
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典存亡恒此之由春
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

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

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
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好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
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

魏書曰后以漢延熹

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

年二十

太祖於譙納后爲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爲亂太祖
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
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
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
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爲繼室諸子無

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

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

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

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

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

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爲難二十四年拜爲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

太祖崩文帝卽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

太后稱永壽宮

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

愛之後植犯法爲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單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爲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減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

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常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爲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卽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書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遣諫太后禮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遺曰敬侯禮母周封

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

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月進封開

陽侯邑千二百戶爲昭烈將軍

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別部司馬

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爲足

邪故訖太祖世秉

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

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

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

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

親敬爲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

魏略

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歎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爲變色而蘭終不服

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又分秉爵封蘭

弟琳爲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爲高貴鄉公皇

后隆以后父爲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爲

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

女又爲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爲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

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

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

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卽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

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帷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闔

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恠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
即年九歲喜書親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
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
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己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
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
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爲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

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爲恩惠也舉家稱善卽從后言

魏略

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
勞撫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
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
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
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

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

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

東鄉公主

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

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摩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衆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性猶急不婉順前後忿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猶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衆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相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

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卽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嘆嗟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卽王位六

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

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

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

魏書曰有司奏建長

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曰妾聞先代之典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榮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

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諡

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成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旣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諡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龍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諡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諡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

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

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諡

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

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美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

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叙用各有

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

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使像

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

還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

夏吳賊寇揚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
覆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
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韡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
本封晉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
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
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
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
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
配皇天遺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
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

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閼
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
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代
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
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
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
姜嫄之閼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
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
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
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

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
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
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
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
諡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
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惠爲之後承甄氏姓封

惠爲平原侯襲公主爵

孫盛曰於禮婦人旣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末而可建以太邑乎

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幸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卽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

繁爲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温字仲舒與郭建
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
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爲輔國大
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
受禪加建惠温三人位特進惠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姊
夫是以遂貴當世惠暮年官更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
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
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惠由此出惠爲大鴻臚加侍中
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諡恭
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
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
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以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
之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毅
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
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母已没封后母爲

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

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

敬后母姓董氏卽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卽后后弟都弟成后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

卯生生而有異常

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

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

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鬻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

皇后

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

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卽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怒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

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

魏書曰后常勅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

慎乎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

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没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

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
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
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
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
帝追諡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
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
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
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
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

魏略
日明

帝旣嗣立追痛甄后之葬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没
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不

獲大歛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讐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啟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卽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壤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旣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焚哭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遷詳爲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追封諡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

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子釗嗣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紕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

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

舉動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

淑以對揚至德極王化於闕睢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與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緜兮緜兮綏其以風其此之謂矣

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

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戶諡

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

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

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

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

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卽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太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

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爵

立宣德

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直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

事皆先咨啟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

高平陵西

晉諸公贊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薨子祿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志卷五

魏志卷五考證

武宣卞皇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臣明楷按上文云追諡太后祖母父廣曰開陽恭

侯下云及恭侯夫人恭侯夫人卽后祖母也然則祖母周祖字衍文

文昭甄皇后生明帝及東鄉公主注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宋本室作皇

龔公主爵注惠鎮軍大將軍○元本作惠領鎮軍大將軍

魏志卷五考證

魏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卓李傕郭汜袁紹子譚尙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穎川綸氏尉有三子

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卽卓卓弟旻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

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

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

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

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爲掾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

子爲羽林郎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

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

戊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

餘戰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凉州復爲中

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

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

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

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屯

往扶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爲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

爲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踴躍

懇思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卽路也輒且行前

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行陣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

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

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

州効力邊陲卓再違

詔勅會爲何進所召

靈帝崩少帝卽位大將軍何進與

青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

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

漢記曰進

鼓如洛陽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

亮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

年立爲皇

真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畧載
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
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
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
至使怨氣上蒸妖賊盜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
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
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
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眾迎帝於北

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
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

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閹豎逐螢火
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
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謡曰侯非侯王
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
奉衆迎帝典畧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
郤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
播蕩何郤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
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

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
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維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
貢共乘一馬從維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
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
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
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
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
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
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英雄記云苗太后

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
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
卓弟旻共攻殺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
苗於朱禽闕下

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
曰卓初入

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
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
復入至洛中人不可勝數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

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疆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前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

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尙書盧植曰案尙書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爲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卽皇帝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孝宜卽

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情衰如故焉凶德既彰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尙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尙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卓遷相國封郟侯贊拜不名劔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履上殿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旣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

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

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掇龍宗詣卓

白事不解劍立攔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
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毋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
中不復收歛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

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
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
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
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尙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
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
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通情賣已
皆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
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收
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

府柰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吏太守
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
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
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閭中孚
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
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
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
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
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
之別名爲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南太守王匡遣

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度
者潛遣銳衆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
畧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
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華嶠

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
昔盤庚五遷般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

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有動者以我強兵蹶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麋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嶠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

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
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
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玃
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
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卽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而
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
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
可勝計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
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
殺之卓所愛胡侍寵放縱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
怒曰我愛狗尙不欲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搃殺之

卓至西京爲太師號

曰尙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轡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

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記曰卓旣爲太師復欲稱尙父
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
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尙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
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
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卓
青蓋車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

弟旻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典兵

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曰時尙未笄

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

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

不爲禮招呼三臺尙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

爲前將軍皇甫嵩爲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爲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

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

長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

鄆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光

卓豫施帳幔飲

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爲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

傅子曰靈帝時勝門賣官於是

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况於劉瓛唐珍張顥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瓛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愛憎淫

刑更相被誣寃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

隸校尉劉囑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寃死悉椎破銅人鍾虞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

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

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

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
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
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
使行乃裹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
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
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斬首袁氏門生故吏
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歛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
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
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
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
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繡奇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

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

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爲王臣世
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
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
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
出患入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
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

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
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
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
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
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
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
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
矣旣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
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
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
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
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尙書
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
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
時名士多爲之言允
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

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畧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
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悞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鉄鎖致其旁欲以自強見客先使相

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卽時殺越獻帝記云

筮人常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

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

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

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旣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用

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催之敗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

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

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畧長安老少殺之悉

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

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

奉身以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

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

門殺太僕魯雋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

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

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

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

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

事竟請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

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

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

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尙書令及爲司徒其所

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

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葬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

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

汜張掖人一名多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

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

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催等放兵劫

畧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畧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

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繪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繪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催曰我邸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催不從之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

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

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催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典畧曰催數設

議便於坐殺稠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催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以鼓爲藥汜將食妻曰食

從外來僮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樓不二雄我固疑
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
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
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催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畧

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

告催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
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
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
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乘
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
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
催曰朝饘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
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於
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
黃白城以紆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
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司徒趙溫不與已
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公前託爲
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
戶釋也今爭唾毗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

聊生曾不改寤途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惟大怒欲遣人害温其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温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弗知滅否温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

將楊密及左右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獻帝起居注曰

多諫汜乃歸之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

劫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

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催帶二刀

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催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出言明陛下直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

皆持刀也侍中李禎催州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鄺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鄺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觀吾方畧士衆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鄺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旻承璜以爲鰓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催不納鄺言而呵之令出鄺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遜爲催所幸呼傳詔者合飾其辭又謂鄺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力也鄺答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遜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鄺言我累

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鄴答語切恐傕聞之便勅遣鄴鄴裁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鄴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爲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

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

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郭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旣度橋士衆咸呼萬歲郭

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

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

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

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

殺公卿百官畧宮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尙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三輔决錄

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旣誅遷大司農爲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爲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萌有答在粲集中天子走

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

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

從也劉艾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况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尙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

爭攀船船上人以刃裸

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拘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

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

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

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畧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

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

無闕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尙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

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

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

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
兵自爲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尙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
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
出奔寇徐揚間爲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
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

孤時欲走還并州爲村
秋屯帥張宣所邀殺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

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傜夷三族

典畧曰傜
頭至有詔

高縣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畧爲

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
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子超領
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

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
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
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

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

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湯太尉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卽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爲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問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文開

交焉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

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况於所後而可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

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

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

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畧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

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

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

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

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

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

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

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

至進不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從遂敗

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

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闖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

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

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紹于時與卓

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爲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歲爽之旨以觸哮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旣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苾城門校尉伍瓊議

郎何願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邠鄉侯紹遂以渤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

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
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
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

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馥必避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會

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
謏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
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柰
何謏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
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

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恆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疆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

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尙在朝歌清水口浮
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
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
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
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
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
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說紹曰將

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
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
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
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
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
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

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

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畧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

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

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尙東平張邈等

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闈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鬻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

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
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耻爲狂
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
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
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
而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
記語多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
不載

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

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

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
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亦立收漢
殺之馥猶憂怖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
故報紹索去

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

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
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

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進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旣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

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
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
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
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
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
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
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
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
郭大賢李大目于羝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
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
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
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
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
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
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
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趨義後
恃功而驕恣
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

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

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郵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

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

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爲太尉轉爲

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耻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

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

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

京并其衆

典畧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

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爲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

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

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爲都督未爲刺史後太祖拜爲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懼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不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爲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今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

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趨赴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又以中子

熙爲幽州甥高幹爲并州衆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

事田豐荀諝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軍簡精卒十

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士卒五萬騎入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

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疆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疆謂之驕兵兵

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鍊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及

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

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

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

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壁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闕遺醜本無令德僥倖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績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劔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疆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
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
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亂
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
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
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
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尙書記朝會公
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
睡皆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
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
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
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
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畧取金寶至令聖朝
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撲金校尉所過墜突
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
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繪繳充蹊坑奔塞路
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
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虐烈無道之臣
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

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
除滅中正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彊禦桀
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
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故使鋒芒坐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以
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
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井
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
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
蓬覆滄海而沃燹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
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
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
士立功之會也可不
易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

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俠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

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

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爲

資我雖克公孫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怙軍之破敗在紹此舉也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也

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

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

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

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

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櫓起

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

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旛動而鼓說曰旛

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

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

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

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

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

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天資瓌傑權畧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闔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畧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尙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尙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

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

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

憂死紹愛少子尙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尙少而

美而紹妻劉氏愛尙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審配逢紀

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尙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

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尙

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尙有隙太

祖北征譚尙譚軍黎陽尙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

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

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

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

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膺承

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
之年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旄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
爲二體背脊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
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
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卽異拔其本根而能
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
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
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
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
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冀州不弟之愆旣已
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
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
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
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尙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
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
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
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
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
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
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

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畝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勦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踰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尙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畣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歎而行鍼叔之鴛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瞶而立輒蒯瞶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紂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

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鴈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屠

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覲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傲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珖典畧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旣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

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

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爲內
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爲地
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
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
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
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
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尙聞鄴
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
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
城北欲與尙對決圍太祖逾擊之敗還尙亦破走依曲

漳爲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
尙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
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
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
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

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爲

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郭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遂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

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旣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爲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爲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爲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尙於中山尙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

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歎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

上洛都尉捕斬之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

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尙熙與烏丸

逾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畧曰尙爲人有勇

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尙無以爲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熙尙熙尙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尙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尙字顯甫吳書曰尙有弟名買與尙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尙兄子

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

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

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
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
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旣與紹有
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

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特議者以靈
帝失道使天下叛亂

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
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
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
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
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
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
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
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獻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
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尙未厭復欲
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

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耻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况非君命乎

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

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

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旣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則溫不爲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將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

遣

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

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曰礪借節觀之因奪不還
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礪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
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
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時沛相
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
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
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
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
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
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
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
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

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
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尙可以免吾備舊知
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
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
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
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
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
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
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

典畧

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

仲氏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

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

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而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而

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爲呂布所破後

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灑山復爲所拒憂

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

死

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

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此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旣爲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七衆絕

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尙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啗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遂死

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

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

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

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林爲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渤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爲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

侯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

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畧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

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復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

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
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
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
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

漢書春秋

曰表荅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
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辭疾而退終表

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

屬官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

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

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

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
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

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

千里帶甲十餘萬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宮博求儒士使綦毋闔宋忠等撰

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

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

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

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

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

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

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為將軍

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
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
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
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
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傳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

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

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

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

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

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

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

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讎

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若撫臨江夏

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

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

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異對曰逾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逾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異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

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傳子曰異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

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大和中卒異在荊州日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異謂之必反卒如其

言異弟子蝦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
 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
 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
 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
 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
 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
 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
 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
 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
 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
 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
 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
 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

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
 後服先疆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

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
 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
 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
 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

太祖以琮為青

賈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歲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

嵩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

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鄗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註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

義侍中

義章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

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

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
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類修章表而不獲達御
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
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
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旣無忠善之士翼戴
天子緩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卽
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大夫荊州
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
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
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
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
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
客殺之攀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
妻身形如生
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

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
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

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旣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術無豪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

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厯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志卷六

魏志卷六考證

董卓取寶物注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監本訛
作涼川今改正

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注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各本
俱誤作以言事見從今據後漢書改正

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注汜妻懼催與汜婢妾而
奪已愛○袁宏漢紀婢妾下多私字

相攻擊連月注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冊府我有
下多討字

畧宮人入弘農注瑞字君榮扶風人○後漢書作字君

策

至大陽止人家屋中注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後漢書作舊故河師猶時有傾覆

袁紹由是勢傾天下注京子湯太尉○監本作京子陽今據漢書改正

橫刀長揖而去注非萬乘之主○監本訛作萬機今改正

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監本訛作合四川之地今改正

將作大匠吳修○後漢書作吳循

擊破備備奔紹注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
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監本獎就誤獎賊酷烈誤
酷裂今俱照陳琳本集改正。

又注卑侮王宮○

臣浩

按後漢書作卑侮王僚此宮

字或官字之訛

紹衆號曰霹靂車注說日旆發石也○太平御覽說日
作說文曰

十月至黎陽注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監本訛作猶
存之願也今改正

又注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輒宋本作

趣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注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

臣明楷

按上正文云配兄子榮守東

門夜開門內太祖兵則此文字疑爲子字之譌

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注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後漢書熙曰作康曰

袁術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監本作大將軍呂布傳云遣大將張勳攻布軍字衍文今改正

術奪日磔節拘留不遣注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通鑑作條軍中十餘人

劉表備走奔夏口注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何焯曰中興當作中平

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注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疆與秦爭衡○監本服誤復據何焯校本改正

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監本脫表字今添

魏志卷六考證